

# 奥杜邦的

# 祈祷

伊坂幸太郎

Isaka  
Kotaro 07

祈祷

A Prayer



非外借

---

# 奥杜邦的祈祷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焦阳 译

Ayudubon no Inori by Kotaro Isaka  
Copyright © 2003 Kotaro Isaka/Cork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reserved by NEW STAR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otaro Isaka arranged through Cork, Inc.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杜邦的祈祷 / (日) 伊坂幸太郎著; 焦阳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33-2346-8

I. ①奥… II. ①伊… ②焦…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44018号

---



## 奥杜邦的祈祷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焦阳 译

责任编辑: 王欢

特约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11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9.75

字数: 198千字

版次: 2017年4月第一版 2017年6月第二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346-8

定价: 39.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追逐一个双乳间夹着打火机的兔女郎时，来到了未知的国度。

这不是噩梦。至少，城山没有在梦中出现。这就足够好了。

我将头抬离枕头，望向一旁。阳光透过藏蓝色窗帘的缝隙，在藏蓝色绒地毯上延伸出一条白色的光道。我起身靠在木质床框上，床框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这里不是我的家。我家中能够被晨曦照耀的位置没有窗户，甚至连床都没有。

我伸出右手触碰自己的脸颊，虽然摸上去很柔很滑，却肿胀着，就像起了荨麻疹一样微微隆起。那是被城山殴打后留下的痕迹。我惶恐不安地用指腹轻压，剧痛仍有轻微残留。这是被警察殴打而留下的痕迹。

我开始用麻木的大脑思考并整理目前的状况。

不知为何，我首先想起的是自己辞职时的事情。我向工作了五年的软件公司提交辞职申请书时的情景。

我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日期，今天是十二月一日，所以辞职是在两个月前发生的。那时，头发斑白的课长虽然一脸惊讶，但还是郑重地收下了我的辞职申请书。在软件行业中，技术与编程语言每天都在发展，资历越深的系统工程师越吃香。对于一家小公司而言，他们应当十分欢迎不自量力的员工辞职，再引入新的廉价劳动力。

那位上司例行公事一般地问我为何辞职。

我想我的回答是“眼睛”。“我的眼睛不行了。这五年来，每天都盯着屏幕，我的眼睛花了。”

“伊藤，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岁。”

“明明还年轻嘛。”课长说。他看我的眼神里混杂着轻蔑与嘲笑。

“明明还年轻，眼睛却已经用坏了。你不同情我吗？”

当时我的视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下降，从眼睛疲劳开始，慢性肩周炎也随之而来。背部不知为何总是隐隐作痛，只是看着显示器就会感到背后一阵冰凉。

即便我说明“都是电磁波的错”，课长却仍一脸阴沉。还没有决定去向，快三十岁的年轻人撒手不干是要搞什么啊？他肯定无法理解并感到生气吧。我不明白自己为何想起那时的场景。那时的不愉快和这个陌生的房间没有关联。

玄关处传来敲门声。我想要站起身时感到右脚很痛。膝盖处有撞伤。大概是在逃出警车时受的伤吧。

敲门声没有停止的迹象，我不得已，走向玄关。可是，这里是哪里？我应当已经逃走了。

这是一间套房，约十二平米。绒毯上没有混杂着灰尘或头发，感觉很干净。隔着一道门是厨房，再向前是玄关。玄关的土间与房间几乎没有落差，形状不规则的玄关地面上摆着一双篮球鞋，那是我用最后的工资买的。鞋尖虽然正确地朝向房门，但我却没有摆放过它的记忆。

敲门声再度响起。我不得已，将手伸向门把手。我害怕在打开门的一瞬间城山会扑进来，但出现在面前的，是个陌生男人。我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感到惊讶。

那人仿佛我的老朋友一般，抬起手说了句“啊呀”。我无法判断我应该因为这友善的态度而感到舒心还是戒备。我一边眨眼，一边观察他。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狗。他的脸和不满的狗很像。一头自然生长的头发，体型与我相仿，大概年龄也差不多吧。可以看到他背后湛蓝的天空，虽然天气寒冷但晴空万里。是平和的冬季天空。

“那个……”说话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口干舌燥。

“我叫日比野。”他大大方方地报上姓名。我回应说自己叫“伊藤”。

“轰大叔拜托我带你参观这座岛。”他说话的时候更像一只金毛猎犬了。仔细看看，他似乎长得还算不错。

我下意识地：“金毛猎犬蛮帅气的。”

“金毛猎犬？”他歪着头，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那个，你刚才说的轰大叔，是谁啊？”我只能一个个地询问不知道的事情。

“你不记得了？”他用像是与我是十年老友一般的语气发问，但我并没有感到不快。

“还有，这座岛，是什么岛？”我又开了口，疑问如潮水般涌来，“还有，这个房间是怎么回事？”

“这个房间现在没人住。以前大概有位工匠住过，但是现在没有住客。因为没有主人，所以无论是谁都可以入住。”

“连床都有。”

“但是没有安全套。”

“嗯？”

“开玩笑的啦。”但他一脸认真。

“这里是哪里？”

“萩岛。从仙台附近的牡鹿半岛一直向南走。伊藤你是被轰大叔那艘摇摇晃晃的小船送来的。”

我眯起眼。我从没听说过这座岛。

“不记得了？算了，你一直睡着。你照镜子了吗？呀，这里没有镜子。之后你找面镜子看看吧。脸还肿着，是打架了吧？大叔说因为还很危险，就直接带你来了。”

这样的伤看上去确实像是因为打架造成的。“我在逃跑。”我坦诚地说。

“为什么逃？”

我无法开口。那时超速行驶的警车偏离大道，眼看就要撞上小路边的电线杆。为了避开电线杆，警车稍稍打了个转儿，然后停下了。我趁身边的城山慌忙向外跑的瞬间，从后车座上逃走了。我拼上性命想要逃离的并不是警察，而是恐怖的城山。

但即便如此，逃跑后又是如何被带到这里来的，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你会逃跑的。

前年因癌症去世的祖母，曾经用手指着我，对我说出这句话。

仿佛预言一般的话。而且说中了。我确实是会在有困难的时候逃跑的那类人。



“虽然无法完全想起来——”我缓缓地开口。

“也挺好的嘛。”他提高音调，响亮地拍了一下手，“不彻底搞清

楚不罢休的事情，与现在的愉快生活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不是吗？”这句话的含义与虽不知道魔术的手法，但是也对魔术乐在其中差不多吧。

“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我歪了歪头。

“现在明确的事情是，伊藤你现在在这座岛上，而且我必须要带你参观。”

日比野真是蛮不讲理。首先，我无法相信他所说的“这里是一座岛”。但我还是穿上篮球鞋，跟在他后面。我想要走出陌生的小屋，亲眼确认情况。

“你有没有带来什么东西？”走出玄关的时候，日比野看着我的两手问，像在期待土特产一样。我感受到了他的压迫，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到这个岛上。他露出了一副遗憾的表情。

“这座岛非常奇怪。”刚开始走，日比野就这么说，“我虽然不觉得奇怪，但对于外来的伊藤，可能会感到非常奇妙吧。”我对他口中的“外来”一词很好奇。

公寓外面有铺好的路，只有一条路连接到门口。周围都是水田。现在是十二月，说是水田的残迹可能更贴切些吧。只剩下干燥的土壤，连秸秆都没留下。

继续向前走，道路变为向上爬的坡。我将视线抬高，似乎远远地看到了一片海。仅是走在这悠长的坡道上心情便很舒畅。没有任何噪声，只有阵阵风声掠过耳畔。

“这里真的是岛吗？”

“是名为荻岛的岛。”

“可是，叫这个名字的岛，我从没听说过。”



“你不可能听说过。这里是没人知道的小岛。”

“可是到仙台的交通挺方便的吧？”我在思考回去的事。

他惊呆了。我原本以为他没在听我的问题，但看样子并非如此。过了一会儿，他回答道：“这座岛是孤岛。与世隔绝。只能从仙台等地来这里。我生在这座岛上，一直没出过岛，在这里等待死亡。获岛上的几千人都是这样。”

“啊？”我叫了出来，“孤岛？”

“很奇怪的岛吧。这里是真正的孤岛。与世隔绝。”

“确实奇怪。”

“所以我这么说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里只是一座普通的岛，又不是奉行闭关锁国的国家，因此，没有交流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当今这个时代，就算是非洲丛林，也有人前往啊。”

“这里并不是非洲丛林。”在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面前，他并没有露出一丝开玩笑的表情。

我们继续走。我无法接受日比野所说的事。这里有柏油马路，有公寓和床，还可以听到从远处传来车子的引擎声。如果这是座与世隔绝的岛，那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的？难道说，这座岛自己开发出建筑技术盖了住宅，又挖出了石油吗？

“一百五十年。”日比野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这座岛断绝与外界的交流，至今有一百五十年了。过去和外界有往来，所以不可能完全保持落后的原始时代的样貌。”

“但是，如果日比野先生说的是真的……”

“叫我日比野就可以了。”

“如果是真的，我来到这座岛上，岂不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吗？”

我半是愤懑半是成心地问道。

“伊藤是从这座岛的另一边来的。已经一百五十年没有往来了，不可能不造成大骚动。”

“但是，你看啊，没有骚动发生啊。”

“因为大家还都不知道。现在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那个轰大叔和我，还有极少一部分人。等大家都知道了，才会造成大骚动啊。”

“我正等着大家说：‘这是骗你的哦。’”

“曾根川刚来的时候也不相信呢。”

“曾根川？”

日比野停下脚步，失望地皱起了眉头。“曾根川大概是三周或者更早以前来这个岛的吧。在这一百五十年间，从外部来获岛的人只有两个。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啊。”

“其中一个人是我？”

“另一个就是三周前来的曾根川。”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并没有类似终于到达的南极点已被人捷足先登、插上旗帜的悔恨之情。令我感到困扰的也不是地位、名誉、一个半世纪，还有待遇，等等。

而是更普通、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现实感与常理的问题。

“他是个会令人感到厌烦的男人。”日比野接着说，“从未知世界前来的第一位访问者，是个无聊的中年大叔。”

“现在那人在哪儿呀？”

“在山丘之间，相反方向。”他伸出手，指着一座圆滚滚、有些家庭气息的小山丘。因为是冬天，山上并没有葱郁的绿色。

“他是怎么来的？”

“也是轰大叔带来的。椅子也是、公交车也是，连语言都是，全

是那个长得像熊的大叔从外面带进来的。终于，他连人都带来了。”

“语言？”我追问道。这么说来，日比野的发音确实有些不自然。“那个叫曾根川的人，也是悄悄来的？”

日比野露出仿佛要吐口水一般的表情。“那家伙啊，大家都知道他是从外面来的。因为轰大叔大摇大摆地把他带来了。托他的福，干了件好事，引发了大骚乱。人们聚在一起，都像疯了似的。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吧？是时隔一个半世纪的来访者呢。”

“那个，”我换了个话题，“你现在要带我去哪儿？”

“溜达着去见轰大叔。他虽然是个沉默的熊男，但也是伊藤你的恩人呢。”

确实如此。要是没有那个叫轰的男人，我现在可能正被将权力当木制棒球棍一样使用的城山尽情地殴打。不，如果只是被打，还算好呢。

“然后去见优午。”日比野说。

“优午？”

“他知道你会来这座岛上的事。去见一下他。”

“就像预言者一样？”我用激将法追问。

“他并不预言。他知道。”我从日比野的这句话里感受到了新兴宗教信仰徒那种狂热的情感。



不要轻易接近宗教，这是我去世的祖母说过的话。

她喜欢气氛独特的宗教。虽然没有信仰特定的教派，但对于厌恶人类的她而言，喜欢各种将人类之外的存在置于己身之上的理念。但是，突然出现的宗教团体，具体说来就是信奉物质、让人失去理

智的那些，绝对不能贸然接近——她时常对我提出如此忠告。



遇到了一个T字型路口，我们向左拐，进入田地与田地之间的土路。车前草生长在路中间，仿佛是分隔道路标线的隔离带。远方可以看到略有些高度的山，比刚才的那个山丘要高。我指着山问日比野它的名字，他轻蔑地回答道：“你还给山起名字呐。”

他一直盯着前方，然后似乎注意到了什么看了看手表。我忍不住偷看那块表，看到了一行小字“SEIKO”<sup>①</sup>，我低叹了一口气。闭锁了百年以上的小岛，他是怎么得到“SEIKO”的表的呢？

“对面有个男人走过来。”日比野说。

对面有一个中年男子走来。茶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灰色夹克。他不算瘦，也没有赘肉，眉毛之间有深深的皱纹，约莫四十岁。“那是个怪画家。”

我接受了“他是画家”这一解释。男人的面相与其说老，倒不如说是想显得思想深刻，我认为这正是要与自己的灵魂对峙的艺术家应有的表情。

“这位画家名为园山。准确点说，曾经是画家。是个怪人。说是怪人，不如说是这儿有点毛病。”日比野轻轻地敲了敲自己的头。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看上去甚至有些高兴。

擦身而过的时候，日比野和园山打招呼。“还在继续画吗？”他丝毫没有对长者的敬畏，仿佛两人关系很好。

“啊啊。”园山的声​​音低沉且没有起伏。

---

①日本精工，知名品牌。

曾经是画家的人还在画画，我突然觉得有些奇怪。但在我问出这句话之前，园山突然对我说：“总能看见你。”

“第、第一次见面吧？”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困惑，就像第一次进餐厅时被问候“感谢您经常光临”时的困惑。

“这是我朋友伊藤。昨天来到这个镇上的。”

“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我问道。

“见过。”园山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我们现在要去见轰大叔。你看到他了吗？”日比野接着问。

“看到了。”我发现园山都只说最低限度的短句子。

“好吧，多谢。”日比野耸耸肩。对话就此结束。

我想，他既然要去找轰大叔，那应该知道他在哪里吧。日比野没有多问，也是奇怪的做法。

园山接着向前走。

“对了，”日比野对着他的背影说，“园山先生，你妻子还好吗？”

画家停下脚步，慢慢地转过身来，然后像要看穿我们一样紧盯着我们。

“啊啊，还好。”他用低沉得像是从深海中传出的声音一般回答，我被吓到了。然后他向右转身，走开了。

“那个，”我对日比野说，“那个人真的见过我吗？”

“我说了，他的脑子有点毛病。那个前画家向来不会说正确的话。”

“正确的话？”

“他只说相反的事情。该回答 Yes 的时候会回答 No。”

“他刚才对我说了‘总能看见你’。”

“那是因为他第一次见你。我问他有没有看到轰大叔的时候他说

看到了吧，意思就是他没看到。全都按照相反的意思来理解就好了。如果他看到了轰大叔，就会回答：‘我没看到他。’”

“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的事？”

“因为有病。无论心理还是身体，都有病。”

“你刚才说他曾经是画家？”

“现在已经不画画了。”日比野说，“但是以后可能还会画。”画家的引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死亡吧。

“园山的妻子在五年前被杀了，自那之后他就变得奇怪。”日比野像报告植物生长状况一样对我讲起园山的事情。

“他画什么样的画？”

“看不懂画。是叫抽象画吗？树看上去不像树，马也不是马，那种画真的好吗？”

“简直像毕加索一样啊。”

“那是谁啊？园山的画在岛外也有出售呢。”

我又有了新的疑问。一百五十年间这座岛都与世隔绝的话，画去哪儿了呢？如果园山的画在岛外有售，那么理应有外部的人前来造访。我一直盯着日比野的脸看，他却不像是在撒谎。

“那个园山啊，以前是个话比现在要多的男人。不是那么冷淡。唉，冷淡归冷淡，也不是那么沉默寡言。”

“是因为妻子被杀了吗？”我仍然不能理解。对于此前一直在显示屏前写程序的我而言，闲适的田园风光是和平乐园的象征。我完全无法想象会有杀人事件。



那天，园山在眺望流淌的河。他只是在观察河流表面翻腾着的、

宛如翻起的薄皮般的白色波浪。

园山回忆起了轰大叔的话。“是啊，岛外是个好地方。大城市啊。想要什么都能搞得到。”轰大叔像是忍着笑一般说道。他还说外面如山一般的高楼一望无际，里面全都是时尚的年轻人。在说这些的时候，轰大叔那张很难称之为纯洁的脸，乃至内心，都显得明亮闪耀。

腰上挂着石头，最终无论获得什么都是幸福的吧<sup>①</sup>，园山这么想着。他在想象无论什么都能简单到手的世界，皱起了眉头。无趣感开始在大脑中蔓延。

虽然优午总是说“不能不在这座岛上生活，外面非常不值得居住”，但是两者相比，还是轰大叔的话更值得信赖。

人要按照河流的流速来生存，这是最正确的。这么说的人是妻子。看着优雅地流淌而过的河，园山感到，这才是正确的想法。

回家之后他首先看到的是半开的玄关大门，有不祥的预感。他叫了妻子的名字，并没有回应。走廊非常长。客厅的门开着。

可以看到一名女性倒在绒毯上，像投降一样双臂上举，直挺挺地倒在地上。虽然脸朝向另一边，但那毫无疑问是自己的妻子。园山呼唤妻子的名字，却连他自己都听不到。

连衣裙的裙摆被野蛮地扯到了腰部。



“园山一个人埋葬了妻子，自那以后，他就变奇怪了。”日比野轻声说道，“自从妻子被杀之后，园山就不再画画了。字面意思上的，

---

<sup>①</sup>日本传说中，神或贵人的腰部都挂着一块石头，类似于中文里的“含着金钥匙降生”。

他折断笔、不再画画，大家都看到了。”虽然话题沉重，日比野却笑得轻松，“脑子也变得奇怪了，就像刚才遇到时那样，只说相反的话。而且每天定时去同样的地方。”

“定时去同样的地方？”

“比如说，早上五点出门散步。那会儿天还黑着，在一片漆黑的早上，五点出门散步。而且每天按照同样的路线走。早上大概一直在散步，下午在家。傍晚又出门散步。小镇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可以把他当成钟。”

“他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啊？”

“因为他的大脑不正常啊。”日比野似乎觉得这句话可以回答一切，“而且他不想承认妻子身上发生的事。他连着好多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终于再见到他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妻子还活着’。从那之后他就不说真话了，一句真话都不讲。”

确实，为了逃避现实，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将一切都逆转过来。只有“妻子还活着”这句话对他而言是真的。

“好可怜啊。”我不假思索地说。

“他是值得怜悯的人吗？”日比野平淡地说，“发狂才轻松呢。”

“凶手是谁啊？那个杀了园山妻子的。”

“卖酒的大叔。无聊的中年肥大叔。他当时喝多了，恐怕一直中意园山的妻子。她可是个美女啊。”

“被逮捕了吗？”

“死啦。”日比野简洁地回答，“被杀了。”

“难道是园山杀了他？”

“不是。在这座岛上，凡是干了坏事的人，就会被杀。”日比野不满地说。



“被谁杀？”

“以后会见到的。”他说。

我没有继续问。我想以此逃离混乱，我是个遇到困难就会逃跑的人。

我回忆起和园山擦肩而过时的事。那时日比野问园山“妻子还好吗”，就算对方是个怪人，这么提问也太残酷了吧！

我看了一眼日比野的脸，虽然看上去没有恶意，但是没有恶意的人是否能明白他人的心情就另当别论了。我回想起他的态度，感到些许不快，不过我还是跟在他后面，继续走着。

在日比野的引导下，我见到了优午。

优午是一个稻草人。优午可以说话。稻草人可以说话。

干涸的水田。收割已经结束，田里只剩下残留的短短的麦秆。土壤也干透了，鞋不会陷进地里。

我跟在日比野后面，走进了田地。“直接走进去没关系吗？”

“这里不属于任何人，大家都穿着鞋子进来的。”

稻草人藏在田地的中央，直直挺立着的稻草人非常漂亮。

日比野紧接着说：“这就是优午。”

一个稻草人。身高和我差不多，头部几乎与我的视线平行。我能看出这是耗费精力认真做出来的稻草人，他的腿是一块粗大的优质木头，直直地向上延伸，没有多余的弯曲，也没有木结。表面被精心打磨过，没有保持原木的姿态。总之，不是用掉落在身边的朽木随随便便制作出的东西。

手臂使用的也是同类的木头，和双腿垂直，被绳子固定在身体上。